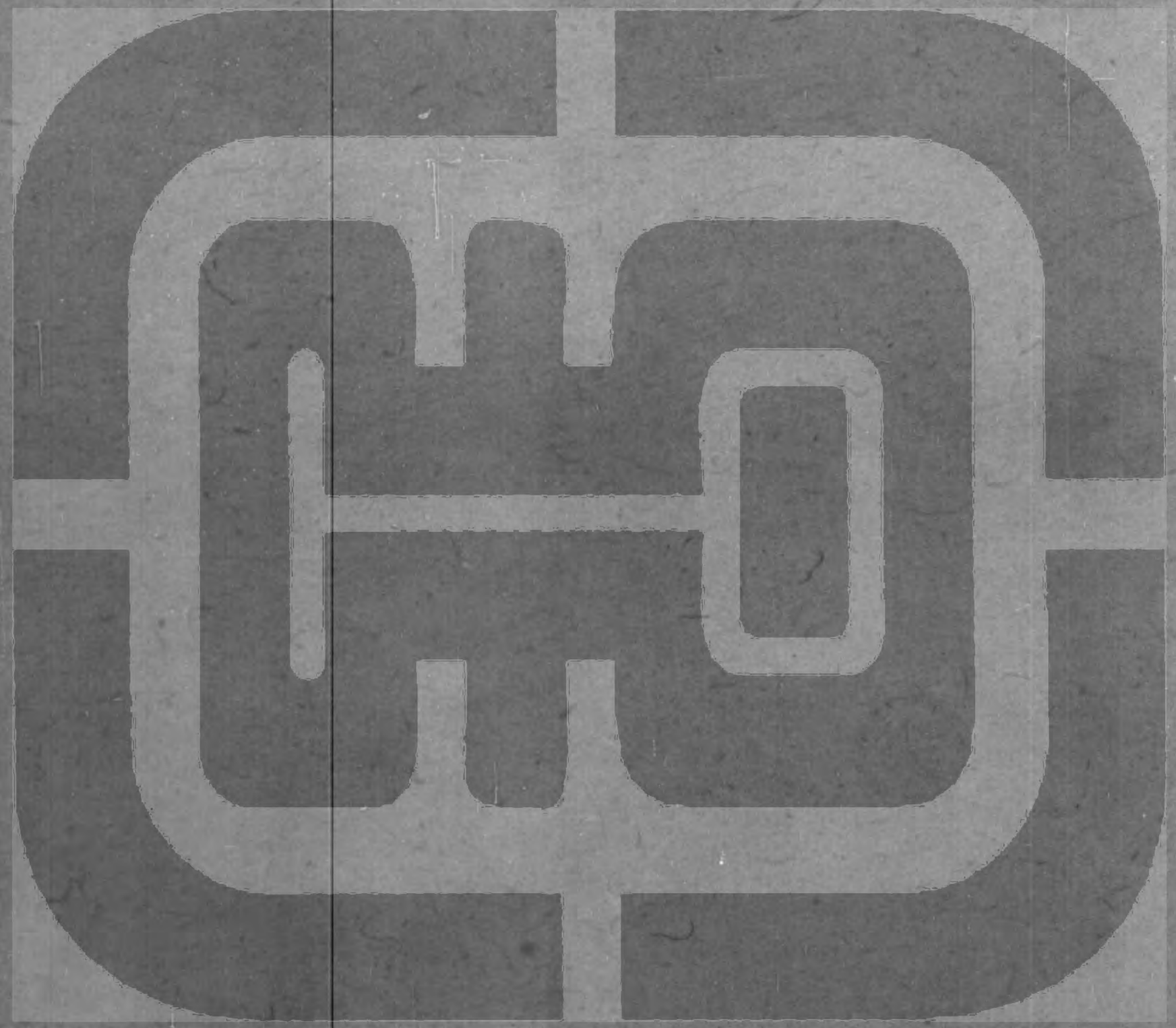


唐會要卷第十九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暨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寔封四百户

臣王溥纂

廟隷名額　孝敬皇帝廟　儀坤廟

諸太子廟　公主廟　百官家廟

廟隷名額

太廟署舊録太常官有廟令丞各一員至開元二十一年二月三日勑宗廟所奉尊敬之極因以名署情所未安宜

令禮官詳擇所宜奏聞至五月十六日太常少卿韋
縚奏曰謹按經典窈尋令式宗廟享薦皆主奉常別
置司薦事非稽古其太廟署望廢省本寺專奉其事
許之至開元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勅正設官寔
司屬籍而陵寢崇敬宗廟惟嚴別隷太常殊乖本系
奉先之旨深所未安自今以後諸陵廟署並隷宗正
寺其宗正官屬並擇宗室爲之永以前奉園廟敦叙
親親我之宗盟異姓爲後至天寶十二載五月十二
日太廟及諸陵署依舊隷太常寺至德二載十一月
二日陵廟並依宗正寺收管至永泰元年二月十九
日勅諸陵廟署並隷太常寺至大曆二年八月二十
五日勅諸陵廟並宜依舊宗正寺檢校

孝敬皇帝廟

儀鳳二年四月二日勅孝敬皇帝神主再朞之後宜
祔于太廟之夾室遷祔之日神主遍朝六廟仍令礼
官考覈前經發揮故寔其爲儀制副朕意焉正神龍
元年六月十五日祔孝敬皇帝神主于廟號義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礼儀使中書令姚元之
等奏稱准礼先帝即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皇昆義
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

追尊神龍之初乃令升祔春秋之義國君之位未踰
年也不合列叙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
帝恭陵既在洛陽州望于東都別立義宗之廟祔孝
敬皇帝及哀皇后神主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
又協古制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以義斷恩
式存禮典從之

開元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將作大匠韋湊上疏曰臣
聞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曰
太宗太戊中曰宗武丁曰高宗周文王武王漢則文
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後代有稱宗皆以方制海
內德澤可宗列于昭穆期于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
乎況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于儲
副德教不被于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寢
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以臣庸識竊謂不
可望更令所司詳議務合于禮于是太常請以本謚
孝敬為廟稱從之至七年十月九日祔孝敬皇帝神
主于東都從善里新廟故來庭縣署至十八年九月八日
勅緣祫享孝敬神主當廟自為享祭大曆十四年十
二月有司言孝敬皇帝尊非正統且不列于昭穆今
廟廢而主存請毀之遂瘞主于廟其廟自天寶後祠享久絕

讓皇帝廟

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辛未太尉寧王薨追謚曰讓皇帝又進贈妃元氏為恭皇后立廟于京城啟夏門內立政坊廟制如德明四時有司行事至天寶三載四月勅讓皇帝令後四祭宜為大祀上元二年礼儀使太常卿劉晏奏讓皇帝廟請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日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牲牢樽豆之禮同太廟一室之儀

開成四年三月中書門下奏伏以讓皇帝睿宗之子玄宗之兄位止列藩功非及物玄宗情深同氣恩起權宜贈主者之尊名申友于之私分別御廟宇以時蒸嘗求之古先則匪經制比及肅宗之代歲月未深禮儀使杜鴻漸言其不可四時享獻從此並停每至禘祫之年猶令一祭伏以禘祫之禮義理甚明祫謂合祭祖宗禘謂審諦昭穆讓帝親非正統名是贈加久從禘祫頗此乖爽臣等又以睿宗之尊玄宗之功德皆以親盡祧去藏主于夾室之中而讓帝宗祀依然廟宇仍舊曾無昭穆之序而有禘祫之儀惟情與理俱所未可況自建立于今九廟比章懷孝敬名位猶輕與德明興聖則尊卑頓異豈可因循不毀享獻

無窮者也伏以今年夏禘祭俯臨輙敢舉明特　廢
革如或以臣等所見不至乖殊望下禮官詳議聞奏
其年四月太常寺奏議曰臣等伏以讓皇帝追尊位
號恩出一時別立廟祠不涉正統既非昭穆禘祫所
及又無子孫享獻之儀宜親盡則疎歲久常革杜鴻
漸所議禘祫之月時一祭者蓋以時近恩深未可頓
忘故也今睿宗玄宗既已祧去又文敬等七太子其
中亦有追贈奉天承天皇帝之號皆已停廢則讓帝
之廟不宜獨存臣等參詳伏請准中書門下狀便從
廢毀沿情定禮寔謂協宜制從之

儀坤廟

先天二年十月六日祔昭成肅明二皇后于儀坤廟
廟在親仁里
開元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昭成皇后祔于太廟至八
月九日勅肅明皇后依前儀坤廟安置初欲祔于太
廟太常博士陳正節等以肅明皇后不合與昭成皇
后配祔于睿宗遂奏議曰臣聞于礼宗廟父昭子穆
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
易茲典伏惟昭成皇后真姒之德已配食于睿宗則
肅明皇后無帝母之尊自合別立一廟謹按周禮云

奏夷則歌中呂以享先妣者姜姬也姜是帝嚳之妃
后稷之母特立廟名曰閟宮又禮論云晉伏系之議
云晉簡文鄭宣配既不配食乃築宮于外歲時就廟
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神主祔于睿宗之室惟留肅
明皇后神主于儀坤廟八月二日勑儀坤廟隸入太
廟不宜預置官屬至二十一年正月六日遷祔肅明
皇后神主于太廟其儀坤廟為肅明觀

諸太子廟

舊制諸贈太子廟令各一人從八品上丞一人正九
品下録事以下准隱陵署例神龍二年十一月十九
日嗣雍王守禮奏勑賜臣父廟號陟岡乞隸太常寺
仍請安國相王書額
開元三年右拾遺陳正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官供祀
享上疏曰王者祀典義存德坊猶且遠廟為祧去壇
為墠親盡則毀此皆為繼体之君焉苟非斯文並從
成秩伏見章懷太子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
有功于人立事于代而寢廟相薦獻祼連時事不師
古以克永代臣寔疑之今章懷太子等乃為陵廟分
署官寮八處修營四時享祭物須官給人必公差合
樂登歌咸同列帝夫金奏所以頌功德登歌所以颺

輝光以感神祇以和邦國故詩曰鐘鼓既設一朝享之錫有功也若使無功而頌無德而飈乃以姑洗為宮蕤賓為羽聲含六代或類五郊奏咸和以降神歌肅雍以延祉使是舞詠非虔金石乖儀謹按周禮始祖以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厥名維何臣請八署司存員寮且省四時祭祀供給咸停臣又聞磐石維城既聞封建之典別子為祖非大小之宗其四陵廟等應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正典冀合禮經上令有司集羣官詳議奏聞駕部員外郎裴子餘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胤殞身昭代

聖人哀骨肉之深錫蒸嘗之享憲章往昔垂範將來昔嬀廟列周庆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前史宏規後賢令範故知父子之愛兄弟之恩情有所殺方崇大教又按春秋猶突遣下國遇太子使登僕曰將以晉畀秦〻將祀予此則太子之言無後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矣雖史有詳畧而微旨見存又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玄注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窃以宮廟同號建立不殊季氏陪臣煬公遠祖曰禱立廟尚不為嫌豈與夫

屠聖因心闡揚至化惟篤維親之祀垂永久之法考之漢儲晉嫡則如彼言乎周廟魯公又如此豈可使晉求秦祀戾匪漢司所枉者深所宜者鮮黷慢禮理必不然且尊以儲后位絶諸侯謚號既崇官吏有典去羊存朔非禮所安狗利忘禮何以為國太常博士段同泰議曰伏據隱太子等皆不稟殊恩式創陵寢一羞蘋藻驟移檀柘豈非睦親繼絶悼往推恩者欤況漢置園戾晉修虞祀書稱咸秩礼祀百神紛綸歲雖可略言矣隱太子等並特降絲綸別營祀宇義殊太廟恩出當時借如逝者之錫蘋藻亦猶生者之開茅土寵章所及誰謂非宜且自古帝王封建子弟寄以維城之固咸登列郡之榮豈必有功于人立事于代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輙此奏停雖存殁之跡不同而君臣之恩何別此則重輕非當情礼宜均坤道固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又謹按隱太子是皇帝曾伯祖本服緦麻章懷是伯父本服周年懿德節愍咸是堂昆本服大功親並盡廟不合廢又班彪云貢禹毁宗廟匡衡改郊祀皆教復紛紜不定者何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編定也按匡衡之議戾太子等以親未盡不毁斯則遠覽青史無可廢之文

上固皇枝有深根之美一朝廢罷窈為不可臣愚以為置之則緩族廢之則收恩緩族則廟存收恩則享絶事關聖慮奏定為宜

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議稱隱太子等四廟諸祠如舊陵廟既在官不可割其府史等各請減半從之

開元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勅贈太子頃年官為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情且未安蒸嘗之時子孫不及若專令官祭是以疎間親遂比為常豈為敦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生祭其署及官悉停若無後者宜依舊至天寶六載正月十一日敕又諸廟之主禮有遵于合祭同昔則祔義亦取于旁通其章懷節愍惠文惠宣等太子雖官為立廟比來子孫自祭或時物有闕禮儀不備宜與隱太子及懿德太子列次諸室簡擇一寛處同為一廟應緣祭事所須及樂饌並令官供每差祭官宜准常式仍都置廟令仍自餘所廢廟官宜停（按韋述兩京記此廟地本是夔萬等六州即後為乾封縣移于永樂坊神龍初遂立為懿德太子廟其後諸太子廟比各別坊今並移就此廟號為七太子廟也）

上元二年二月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議曰讓帝

七太子廟等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焉
樂用登歌一部時獻俎樽之禮同太廟一室之儀
正元十五年九月置文敬太子廟于常安坊祭令各
一人四時献葬太子家令為祭主牲牢樂饌所司供
備太常博士一人相禮至太和四年四月太常寺奏
文敬太子廟准太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勑停祼
獻從太和二年四時享獻並停伏准七太子及靖恭
太子例廟享既絶神主理合埋瘞從之
元和元年太常寺奏七太子廟文敬恭懿太子兩京
皆是旁親伏詳禮經無文享祀官所設深恐非宜其
兩京官吏並請勒停其屋宇請令宗正等勾當者勑
旨依准其見任官至考滿日停其日又勑文敬太子
廟量留令一員府史一人三衛二人餘並停
寶曆二年二月太常奏進文敬太子廟在常安坊惠
昭太子廟在懷真坊各置官吏四時置享禮經無文
況元廟遞遷族屬彌遠推恩降殺祼獻宜勒停又贈
奉天皇帝廟贈正順皇后廟及永崇坊隱太子以下
七室同為一廟并贈靖恭太子亦祔此廟凡此置制
皆是追崇或狥一時且非禮意日月既尋停其神主
望准故事奏于廟庶情禮終始不失經訓請下

官議起居郎劉敦儒議曰謹按禮記云殤
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王下祭殤五又曰有陰厭
有陽厭陰厭謂嫡殤也祭注云謂宗子之殤祭于奥
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奥此明幼殤而死故祭于祖廟
陰闇之處也陽厭謂祭庶殤也疏云祭于宗子之家
祖廟之由當室顯露之處故曰陽厭所以明嫡庶也
過此以往則不祭矣伏以惠昭太子位登儲闈業當
主鬯于親則高祖神尭皇帝之宗子屬則于皇帝為
伯祖父雖礼文于旁親無服而骨肉之恩不移于宗
子若　室于德宗皇帝廟內于西南隅遷祔神主以
特牲展祭不舉樂無　俎去玄酒不告利成庶合古
禮若准魏晉故事即晉愍懷太子殤太子哀太孫冲
太孫皆于祖廟北牖而置陰室藏時祔享以至親盡
今國以變三代之典從東漢之制九廟既有周殿之
隘一室難修虞奥之儀況別陰室俱為變礼儀前享
献于事為宜其廟請不盛禮官或云惠昭太子棄東
宮之日已過殤年若合祼享宜同正祭臣以為古處
于奥今祭祀于廟雖不以成而列亦過殤之礼矣又
或云若此成人合有主後臣以為惠昭太子裔胤皆
在宮中若未勝冠自宜抱奠又有以同姓為尸者今

祖令宮正宗屬主奠即雅符祀典矣其文敬太子生
非繫木之重殁有追命之榮令于皇帝為曾叔祖非
大功之親詳礼經為庶子而服屬已遠列于常祀寔
為非經請依太常所奏又隐太子以下神主或累朝
嫡嗣或聖代名藩令者子孫用昔名列土因緣食禄
亦謂承家各令自列廟祧用伸嚴配臣伏詳開元中
勑諸贈太子有後者咸令自主其祭今請復行此祭
各使子孫奉迎神主歸祔私廟庶別子為祖祔列國
不祧之尊其無後之廟及正順皇后神主即請依太
常所奏其贈奉天皇帝神主既有常號礼不可黷蓋
王者不享于下士諸侯不敢祖天子之儀縱有主後
法不當亦請依太常所奏制享從之
開成三年二月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王起等奏准
堂帖天寶初置七太子廟異室同堂國朝故事足以
師法令欲以懷懿太子神主祔惠昭及悼懷太子廟
宜選太常寺典礼官同議狀者伏以三代已降廟制
不同光武為揔立一堂神主異室親盡廟毁宗廟遞
遷昭穆遞遷此蓋祖宗之廟也然則太子廟出于近
代或散在他處別置一室或尊序列共立一堂伏准
國初太子廟各在諸坊天寶六載敕文章懷節愍惠

莊惠宣等太子宜與隱太子列次同為一廟號七太子廟應緣祭事並令官給又准大曆三年五月以靖恭太子神主祔七太子廟加一室令懷懿太子以姪祔叔享獻得宜請于惠昭太子廟添置一室擇日升祔從之

大中六年十一月太常博士白弘儒奏伏以惠昭太子廟（元和七年立）悼懷太子廟（太初四年立）懷懿太子廟（開成三年入惠昭太子廟）莊恪太子廟（開成三年立）前件太子四室共置三廟每當修飾至其費用極多四時奠享所司雖必豐潔三處行事人力寔謂勞煩將欲求其便宜莫若移就一廟且今太廟九室尚在一處太子各置廟宇礼寔非宜伏以莊恪太子廟地寔高敞建立又新只添一間可容三室所費益寡其利寔繁非止即安可以永逸請待修理畢擇日倫礼遷諸太子神主皆祔莊恪廟中列位次居匪失彝倫之叙祀事同享無虧長幼之儀其廢廟瓦木極多諸廟添修計亦合足其廢廟官等未得資者望許非時叅選臣官守　職叅叅詳事閑禮又合當舉請勑白弘儒所奏額謂得宜今太常卿集礼官重議聞奏于是礼院奏議曰伏以列聖祖宗尚同太廟追册儲嗣不合別祠蓋以年月

各殊寵恩有異歲時已久即宜改更況春秋薦享之時礼樂牲牢之用重煩人力寔謂皇居今擾從卑就尊翔置年月即合移懐懿太子以下三廟就惠昭太子廟地既卑多有浸湿非可經久莊恪太子廟地居高敞屋寛廣若移同一廟只要增置廟室謹詳遷就誠謂久安增其便宜移廟未虧于典故今列次增室祔礼尊常酌中之道可行申奠之儀不失巨典官寮等集議請依弘儒所奏事誠允當寔舉舊章奏勅宜依

公主廟

正元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追册故唐安公主為韓國正穆公主故義章公主為鄭國莊穆公主後詔令所司擇地置廟祔祭之日官給牲牢礼物太常博士一人賛相四時仲月則子孫自備其禮正穆廟在清安里正元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追祔神主于廟莊穆廟在嘉會里正元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追祔神主于廟莊穆正穆二主德宗皇帝愛女悼念甚特為立廟權制也

百官家廟

侍中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烝嘗猶祭于寢貞觀六年坐為法司所　太宗優容之因為立廟以愧其心廟在永樂坊東北角正元八年修唐安寺移于寺西

開元十三年勑一品許祭四廟三品許祭三廟五品許祭二廟嫡士許祭一廟庶人祭于寢

天寶元年四月太子太師致仕蕭嵩以私廟逼近曲江因上表請移就他處其詞曰臣嵩言昨日大將軍高力士奉口宣俯令存問以臣私廟逼近曲江人物諠雜非安神之所許臣移轉更就幽閑久憐臣田園知無力手擬令將作與臣營造伏蒙殊涯感戴交深臣叨沐朝榮獲崇私廟禮尊祖考祖奉烝嘗而地接勝遊城連禁御伏以神道靜謐久議遷移豈謂理會事宜天從人願聖情下迨玄奬曲成遂使澤及幽明慶沾存歿丘山易負恩惠難勝今自已令下手移拆訖所令官作豈敢當之臣為衰老自拙將揖十數日來加風氣發動猶尚虛暇未堪拜伏不獲詣闕奉謝批答云卿立廟之時此地閑僻今傍江修築舉國勝遊與卿同之須避喧雜事資改作遂令官司承已拆除終須結御已有處分無假致辭建中宰臣楊炎不知其事又買之為廟炎既與盧杞嚴郢有隙因密奏曰此地有王氣是以玄宗勑蕭嵩拆已成之廟今炎復興之必有異圖杞後贊其言上大怒既竄于崖州遂殺之

十載正月十日敕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
士一廟今三品以上乃許立廟永言廣敬載感于懷
其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官及四品五品清官並許立
私廟
正和三年勅贈太傅馬燧祔廟宜令所司供少牢乃
給鹵簿
元和二年六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立私廟追祔曾
祖父三代及兄師古神主詔下太常議曰伏以師
古雖是師道親兄師古身存之日先未祔廟今廟曰
師道而立即師道便合是百代不遷之宗謹按封爵
令傳襲之制皆子孫以下相繼並無兄弟相繼為後
之文則明師古神主不合入師道之廟若師古男自
有四品三品官兼有封爵准開元礼合持三年喪終
礼祭畢後別立廟宇設師古神主座行祔祭之礼自
承宗祀庶合礼經勅旨依奏
七年十一月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建立私
廟將祔四代神主廟有二夫人疑于祔配請既詳議
定修撰官太學博士韋公肅議曰古者一娶九女所
以于廟無二嫡自秦漢以下不行此禮遂有再娶之
說前取後繼並是正嫡則偕祔之義于礼無嫌謹按

晉驃騎大將軍温嶠相繼有三妻疑並為夫人以問
太學博士陳舒議以妻雖先歿榮辱並隨夫也礼祔
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各祔舅之所生如其礼意三
人皆夫人也秦漢以来諸侯不復一娶九女既生娶
以正礼歿不可貶自後諸儒感用舒議且嫡繼于古
則有殊制于今則無異昔今王公再娶無非礼聘所
以祔配之議不得不同至于卿士之家寢祭亦二妻
位同几席豈廟享之禮而有異乎是知古者廟無不
嫡防姪娣之爭競今無所施矣古之繼室皆媵妾也
今之繼室並嫡妻也不宜援古一娶九女之制也而
使子孫祭享不及或曰春秋聲子不入魯侯之廟如
之何謹按魯惠公先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
子之姪娣非正也自不合入魯公之廟明矣又武公
生仲子則仲子歸于魯生桓公而惠公薨立宮而奉
之追成父志別為公也尋求礼意則當然矣未見前
例如之何謹按魯南昌府君廟有荀氏薛氏景帝有
夏侯氏羊氏聖朝屠宗廟有昭成皇后竇氏有肅明
皇后劉氏故太師顔魯公祖廟有夫人殷氏繼夫人
郝氏其流甚多不可悉數畧稽禮文叅諸故事二夫
人並祔于禮為宜

寶曆二年七月十二日太禮院奏狀奉四月二十八
日勑前同州朝邑縣尉韓約進狀請祔亡父故金紫
光禄大夫守尚書左僕射贈太子太保皐神主祔礼
院議定聞奏者謹按禮經諸侯二品以上祠四廟五
品以上祠三廟今據韓皐祖伻先已立先祖廟主室
今子孫見継昭穆享祭皐父滉是衆子官至二品身
歿後長子群官至國子司業已別立禰廟祔滉神主
入廟今子孫承襲自為一宗皐是滉次子官雖一品
身歿無升祔廟又伏准礼記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
繼禰者為小宗若皐子約官至五品清資郎合別置
禰廟祔皐神主自列昭穆庶合礼經勑旨依奏
會昌五年二月初自今以後百寮不得于京城内置
廟如欲于坊内置者但准古禮于所居處即不失敬
親之禮
大中五年四月武昌軍節度使檢校户部尚書韋損
奏臣四代祖湊開元中于上都立政坊立廟至建中
四年亡失木主其廟屋及樹並在今臣官階至三品
合立私廟請祔享前件廟勑旨宜依先是韋損之門
吏左司員外郎楊師復以此事問于礼官太常寺主
簿韋孺實對曰准何修之礼問答云始安靖王廟東

城事亂神主不存廢事祠來久今欲造木主升祔于
禮如何荅曰新造木主成便合奉迎入室當設酒脯
之奠然後即安也又准禮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
五品以上祠三廟今韋尚書官至三品自合得立三
廟緣四代祖河東節度使先立私廟太師已曾祔廟
訖至建中四年失木主自後子孫位卑其祠久廢今
韋尚書官位三品准祠祭令各立三廟即合祭太師
中丞及使尹三神主便合營造廟宇以安木主今河
東節度使舊廟木主亡失廟宇見存其河東節度是
四代神祖不合更祭今祔太師以下三神主于其廟
在礼無嫌
其年十一月太常礼院奏據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
平章事崔龜從奏臣官准式合立私廟伏准會昌五
年二月一日勅旨百官並不得京内置廟如欲于京
内置廟者但准古禮于所居廳置即不失敬親之礼
者伏以武宗時緣南郊行事見天門街左右諸坊有
人家私廟遂令禁斷其本不欲令御路左右有廟宇
許令私第内置則近北諸坊漸逼宮闕十年之内悉
是人家私廟今若人家居第寬廣或隣里可呑併者
必使置廟以展孝思或居處編狹隣近無可開廣者

便是終身廢廟享之榮公私情禮皆極不便國朝二
百餘年在私家側近者不過三數家今古殊礼頗為
褻黷其餘悉在近南遠坊通行已久今若緣南路不
欲令置私廟却合居處建立廟宇即須種植松栢及
白楊樹近北諸坊窃恐非便以臣愚見天門街左右
諸坊不許置廟其餘園林遠坊本是隙地并舊是廢
廟者許令建立則天門街側近既無私廟近北諸坊
又免百官占地立廟并官至三品盡得升祔祖祢無
乖礼經中外官寮已至三品者皆望有此釐革伏請
下太常礼院重定立廟制度及去處應得　礼可遵
行事無乖當奉今月一日勑宜依所奏下太常礼既
詳審制度分析奏聞者伏以事云如存典礼攸重令
百官悉在京師若不許于京内置廟則蒸嘗之礼難
復躬親孝思之心或乖荐奠若悉令于居處置廟又
緣近北諸坊便于朝謁百官第宅布列坊中其間雜
以居人棟宇悉皆連接令廣開則鄰無隙地廢廟貌
則闕礼敬親若令依會昌五年勑文盡勒于所居置
廟兼恐十數年間私廟漸逼于宮墻齊人必欲于吞
併臣具詳未異便公私今請夾天門街左右諸坊不
得立私廟其餘圍外遠坊任取舊廟及擇空閑地建

立廟宇應立廟之初先取礼司詳定兼請准開元礼
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祠三廟三品以上不須爵者
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三品以上不得過九架
並廈兩頭其三室廟制合造五間其中三間隔為三
室兩頭各廈一間虛之前後並虛之每室中西壁三
分之一近南去地四間開一㕛室以石為之可容而
神主廟垣合開南門東門並有門屋餘並准開元礼
及西臺礼為定制其享献之禮除依古礼用少牢特
牲饋食外有設時新及今時熟饌者並聽仍請永為
定式勑旨宜依
天祐三年十月兩浙節度使錢鏐請依本鎮立三代
私廟從之

唐會要卷第十九

唐會要卷第二十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暨脩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寔封四百户

臣王溥纂

陵議　親謁陵　公卿巡陵

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漢長陵故事務在崇厚時限既促功役勞敝祕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

光顯珍寶貝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文厚壠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于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之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曰孝文帝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鑄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得容物霍光暗于大体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入長安破茂陵以物猶不能盡無故聚厥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于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略云昔堯葬壽陵因山為体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玉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乃燒取玉押金鏤骸骨並盡可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使我為戮屍于地下死而重

死不忠不孝使毫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
宗廟魏文此制可為達于事矣向使陛下德止于秦
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
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奢泰捨堯舜殷
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〻也今為丘壠如此其内
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太塚
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之霸陵既因山勢
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　勢即平不可不起
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
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于陵側書今封大小高下之
式明器前須皆以瓦木合于礼文一不得用金銀銅
鉄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
且臣下除服用二十七日已依霸陵今為墳壠又以
長陵為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為久長之慮書
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墳近
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
造數十年之事其于人力亦已勞矣又漢家大郡五
十萬戸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功役與之一等此臣
所以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
乃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朕欲一如遺詔朕臣子之

心不忍頓為儉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廢毀之憂朕為此不能自決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于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詳議以聞司空房玄齡等議曰謹按高祖長陵高九丈先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為陵窈以長陵制度過為宏侈二丈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為成式寔謂攸宜伏願仰遵頒命俯順礼經詔曰朕既為子卿等為臣愛敬罔極義猶一体無容固陳節儉隘朕于不義也今便敬依來議于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達始終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不頓費人功我深以此為是古者曰山為墳此誠便事我看九嵕山孫聳迴繞因而傍鑿可置山陵處朕寔有終焉之理乃詔曰礼記云君即位而為　莊用云息我以死豈非聖人遠鑒深識著之典誥恐身後之　子〻孫〻尚習流俗猶循常礼加四重之襯伐百祀之木勞擾百姓崇原墳陵今先為此制務從儉約于九嵕之上足容一棺而已木馬塗車土桴葦籥事合古典不為世用又佐命功臣義深舟楫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將相

陪陵又給東園祕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自今以後
功臣密戚乃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營地一所
及以祕器使窀穸之時喪事無闕至二十三年八月
十八日山陵畢陵在醴泉縣曰九嵕層峯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為玄宮緣山傍岩架梁二百三十步始達玄宮門頂繞上為棧道懸絶百仞環上亦起遊殿文德皇后即玄宮後有五重石門其門外于雙棧道上起舍宮人供養如平常及太宗山陵畢宮人欲依故事留棧道准舊山陵曰使閻立德奏曰立宮棧道本留疑有今日今既始終永畢與前事不同謹按故事惟有寢宮安供養奉之法而無陵上侍衛之儀望除棧道固同山岳上鳴咽不許長孫無忌等援引禮經重有表請乃依奏
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貞觀擒中伏歸和者形狀而刻其官名突厥頡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突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十姓苾突厥一沙泥熟俟利苾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思摩突厥荅布可汗右衛大將軍阿史那稱尔薛延陀貞珠毗伽可汗吐番贊音新羅樂浪郡王金貞德吐谷渾阿源郡王烏地拔勒豆可汗慕容諾曷鉢龜茲王訶黎布失軍于闐信烏耆王龍突騎支高昌王左武衛將軍麴智勇林邑王范鎮利婆羅門帝那伏帝国王河羅那順等十四人列于陵司馬北門內九嵕山之陰以旌武功及又刻石為常所乘破敵馬六匹于闕下也
神龍元年十二月將合葬則天皇后于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表曰臣謹按天元房録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于後開入臣伏聞則天大聖皇后欲開乾陵合葬然以則天皇后卑于天皇大帝欲開陵合葬即是以卑動尊事既不經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玄

宮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鑄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
其門必須鐫鑿然以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乃動衆
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道以入玄宮即往
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為害益深又以修築乾
陵之後國頻有難遂之則天皇后權萬幾二十餘年
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有難生但合葬非
古著在古昔在礼經緣情為用無定依准況今事有
不安豈可復循斯制伏見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
魏晉之後祚皆不長雖受命應期有因天假然循机
享德亦在時文但陵墓所安必資勝地後之徙嗣用
託靈根或有不安孫嗣固難長享伏望依漢朝之故
事改魏晉之頽綱于乾陵之傍更擇吉地取生墓之
法別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伏以合
葬者緣人私情不合葬者前修故事若以神道有知
幽塗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然以
山川精氣上為星象若葬得其所則神安後昌若葬
失其宜則神危後損所以先哲垂範具立葬經欲使
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永奉伏望少迴大眷俯覽
臣言行昔古之明規割私情之愛欲使社稷長享天
下永安疏奏百官詳議尋有勅令准遺詔葬之

開元十七年玄宗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觀岡巒有龍盤鳳舞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于此地後隨追先旨葬焉

天寶十三載二月制献昭乾定橋五署改為臺令丞各升一階旬後諸陵例皆稱臺又至德九年八月六日前興定陵署焦士炎上表請永康興寧二陵為署勑令中書門下召礼官定其可否太常礼院奏以礼記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上文言追王王季下又言上祀先公足明追者全用天子之禮先公惟祀事得用故鄭玄注言追王〻季者以近起焉又言追王者改葬之矣葬且猶改則其餘可知伏以景皇帝並是追尊皆用天子之禮陵臺之號不合有殊從之

建中元年德宗即位將厚奉元陵刑部員外郎令狐峘上疏諫曰臣聞傳曰近臣盡規礼記曰事君有犯而無隱臣讀漢書劉向傳曰見論王者山陵之誡良之史稱萬古芬芳何者聖賢之心勤儉是務必求諸道不作無益故舜葬蒼梧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于卑陌無丘壠之處漢文葬于霸陵曰山谷之勢禹非不忠也啟非不順也周公非不悌也

景帝非不孝也其奉君親皆從微薄耳宋公始為厚葬周蹙灰益車馬其臣華元樂舉春秋書為不臣秦始皇葬驪山魚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珍寶之藏不可勝計千載非之宋桓魋為石槨夫子曰不如速朽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張釋之對孝文曰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漢文帝霸陵皆用瓦器不以金銀為飾由是觀之有德者葬愈薄無德者葬愈厚昭然可覩矣陛下自臨御天下聖政日新進忠去邪減膳節用不珍雲物之瑞不近鷹犬之娛有司給物悉依元祐利于人也遠方底貢惟供祀事薄于已也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　為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為寶恭惟聖慮無非至理而獨六月一日制節文云緣應山陵制度務從優厚當竭帑藏以供費用者此誠仁孝之德切于聖衷伏以尊親之義貴于合禮陛下每下明詔發德音追蹤唐虞超邁周漢豈取悅凡常之口有違賢哲之心與失德之君兢于奢侈者也臣又伏讀遺詔曰其喪儀制度務從儉約陛下恭順先志動無違者若制度優厚豈預命之意也疏奏優詔從之

正元十四年四月詔曰昭陵舊寢宮在山下置來多

年曾野火燒爇摧毀畧盡其宮尋移在瑶臺寺側今
屬通年欲議修理緣供水稍遠百姓勞弊今欲于見
住行宮處修造所冀久遠便安又為改移舊制恐在
所未周宜令中書門下百官同商量可否聞奏于是
吏部員外郎楊於陵議曰伏以陵園宮寢非三代之
制自秦漢以来有之但相行沿於陵旁制寢未聞去
陵有遠近步數之節在漢宣元之後諸儒韋玄成匡
衡等迭建陵寢之議或興或廢亦無明徵陛下嚴恭
禋祀至誠至慎俯擇羣議上參天心則葺修之理可
得指事而言也窃以陵寢經界在栢城之内非遠于
陵也若諸陵寢宮皆因高有定制去陵有定限則縱
非太宗之寢雖遠并泉皆宜循舊不可移也如但止
于栢城之内去陵遠近不一則昭陵舊寢焚爇既盡
行宮所卜展敬多年今便于側近循造不出栢城之
内則與諸陵寢廟復何異也議者或以太宗創業垂
統功德巍巍寢宮舊規不合變易復山上已毁之地
則為展孝就山下載安之所則為遠陵甚不然也何
者曰陵建寢當時之事也乘變改作順時之宜也夫
園陵本于安靜繕建彰于動作燎火之恐當不安矣
版築之勞斯為勤矣將欲崇閟宇于荒廢興大役于

密邇慮非聖靈之所憑依區〻財力之費曾何足計
是則曩時之創立以近為便今日之改制以便為宜
奚必于栢城封域之中生近陵之嫌也伏惟陛下處
奉祖宗盡心園寢上以追孝敬下以庇蒸黎民臣識
陋學淺莫探往制罄竭所見謂宜改修太常博士韋
彤奏議曰歷代禮書及國朝故事未見有不可改移
之禮先王建都立邑以安人也有不便則為之遷況
其有故乎伏以文皇寢園頃遇焚爇遂奉仙駕久移
舊宮事則曰災非無故也歲月傳叙神御已安就其
修建可謂至順且陵旁置寢是秦漢之法擇其高爽
務取清嚴去陵遠近本無著定是以今之制置里數
不同各于栢城隨其便地又非皆在山下也臣訪聞
昭陵舊寢經久之後人行遂少林莽隱蔽逕路欹危
伏以玄宮尚幽所奉宜靜今若必須仍舊土木無功
不惟負載至難亦恐喧囂太逼天道以變通則久聖
人以適時為禮今陛下孝思所切營建惟新是則通
于神明豈伊常情所及聖旨所示謂于瑶臺寺左側
是必于昭陵栢城之內不在瑶臺寺明矣既不越封
兆而力役易從俯近泉井則膳羞愈潔規模一定垂
之無窮酌其便宜誠為允當初正月中今有司修葺

陵寢以昭陵舊宮先因火焚毀故詔百官詳議〻者
多云舊宮既被焚爇請移就山下或有議請修舊宮
者上意亦不欲遷移由是復以山下為定于是遣右
諫議大夫平章事崔損充修八陵使及所司計料獻
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間橋陵一百四
十間元陵三十間惟建陵不復創造修葺而已所緣
寢陵中帷幄牀褥一事以上並令制置上親閱焉
寶曆二年二月太常奏追尊孝敬皇帝以下四陵宜
停朝拜事孝敬皇帝恭陵讓皇帝惠陵奉天皇帝齊陵承天皇帝順陵前件四陵
昔年追尊大號皆是恩制緣情而行當時已不合經
典今乃二時朝拜上擬祖宗切以情礼之差過猶不
及謹按禮記及歷代礼文并國朝故事皇帝旁親無
服又云五代而親屬盡伏以四陵親非祖宗事無功
德緣情權制礼合變更有司因循尚為常典況今宗
廟之上遷代數遠尊卑降殺朝謁須停勑旨依奏
親謁陵自開元十七年後無親謁陵事
貞觀十三年正月一日太宗朝于献陵先是日宿設
黄麾使周衛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寮
蕃夷君長皆陪列于司馬門内太宗至小次降輿納
履哭于闕門西面再拜慟絶不能興礼畢改服入于

寢舍執饌閱視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牀前悲
慟左右侍御者莫不欷歔初甲辰之夜大雨雪及太
慟有頃雲出于丘陵之上俄而溢布天地晦明礼畢
太宗出自寢宮步過司馬門泥行二百餘步于是風
靜雪止天色開霽咸
以為孝感之所致焉
永徽六年正月一日親謁昭陵文武百官宗室子孫
並陪上降輦易服行哭就位再拜擗踊禮畢又改服
奉謁寢宮其從聖宮妃嬪大長公主以及趙二
國大妃先于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
上入寢宮踊絕于地進至東階西面再拜號慟久之
乃進太牢之饌加珍羞具品引太尉無忌司空勣越
王正趙王福曹王明及左右屯衛將軍程知節並入
執爵進俎上至神座前拜哭奠饌　先帝光后衣服
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乃御　輦還宮
開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上朝于橋陵陵在奉先縣至壖
垣西闕下馬悲泣步至神午門號擗再拜悲感左右
禮畢還
詔曰黃長軒臺漢尊陵邑名教之地曰心則在宜進
奉先縣職望班員一同赤縣所管萬三百戶以供陵
寢即為永例十二日朝于定陵如橋陵之礼陵在富平縣
時每發行宮將謁天尚未曉給事中劉彤疏上諫曰
將事發軫路猶曛黑紅塵四合白刃交馳往來不相

知左右不相識假令有敗車逸馬枯木朽株則變在不慮患生所忽不可輕也伏願慮及細微以安宗社拜陵之日必假朝光凡百歡心普天幸甚制曰朕夙敬之志惟在昧爽卿重慎之誠欲及辨色國体宜爾用納良言然要須早朝稍盡夜漏耳十三日朝于獻陵十六日朝于昭陵陵在醴泉縣掌事者彷像遥觀太宗立神遊殿前及入上寢宮閤室中謦咳之音上又令寢宮門外設奠以祭陪陵功臣將相蕭瑀房玄齡等數十人如聞其抃蹈之聲十九日朝于乾陵陵在奉天縣諸陵各取側近六鄉百姓以供養寢陵之役

公卿巡陵

顯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上以每年二時太常卿少卿分行二事陵重人輕文又不備鹵簿威儀有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為制太常造鹵簿事畢則納于本司仍著于令

景龍二年三月右臺御史唐紹以舊制元無諸陵起居之禮惟貞觀式文但以春秋仲月命使巡陵太后遂行每年四季之月及忌日降誕日遣使往諸陵起居准諸故事元無此禮遂上表曰臣伏以既安窀穸禮不祭墓所謂送形而往山陵為幽靜之宮迎精而返宗廟為享荐之室但以春秋仲月命使巡陵鹵簿

衣冠禮容必備自天授以後時有起居回循至今乃
為常事起者以起動為稱居者以居止為名叅侯動
止蓋非陵寢之法豈可以事上之道行之于時望停
四季及忌日降誕日并節日起居陵使但准二時巡
陵庶得義合禮經陵寢安謐手勑荅曰乾陵每歲正
旦冬至寒食遣外使去二忌日遣内使去其諸陵並
依来表
開元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勑每年春秋二時公卿
巡陵初發准式其儀仗出城欲至陵所十里内還具
儀仗所須馬以當界府驛馬充其路以供遞車兩来
載儀仗推輅三十人餘差遣並停所司別供須依常
式
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勑古者分命公卿巡陵率皆
乘輅以備其儀雖則是常不可廢闕而事有適安亦
在變通宜令太僕寺司每陵各支輅兩乘并儀仗等
送之陵所貯掌既免勞煩無虧肅敬其公卿出城日
如常儀至陵所准此
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制伏以八代祖宣皇帝七代
祖光皇帝六代祖景皇帝五代祖元皇帝自昔追尊
號謚稽古有則而陵寢所奉須廣彝章其建初起運

二陵仍准興寧陵例署置官及陵户自今以後每歲
至春秋仲月宜分命公卿准諸陵例分往巡謁仍命
所司准數造輅于陵署收掌以充備礼之用其建初
啟運興寧永康等四陵年別四時及八節委所由州
縣數與陵署相知造食進獻
天寶六載八月一日勑每年春秋二時巡謁諸陵差
公卿各一人奉禮郎一人右校署令一人其奉礼郎
右校署令自今以後宜停至陵所差縣官及陵宮捍
行事其巡陵儀式宜令太常寺修撰一本送令管陵
縣收掌長行用仍令博士助教習讀臨時讚相永為
常式
正元四年二月國子祭酒包佶奏每年二月八日差
公卿等朝拜諸陵伏見陵臺所由引公卿至陵前其
禮簡畧曰循已久恐非盡敬謹按開元禮有公卿拜
陵舊儀望宣傳所司詳定儀注稍令備礼以為永式
勑旨宜令所司酌禮量宜取其簡敬于是太常約用
開元禮制及勑文舊例修撰五月勑旨施行所司先
擇吉日公卿待輅車鹵簿就太常寺發至陵所司
于陵南北步道東設次西向北上公卿等到次奉礼
設公卿位于北門外之左西向陵官在公卿位東南

執事官又于其南西向北上設奉礼位于陵官西面
賛者二人在南少退謁者引公卿出次就位賛引諸
官就位立奉礼曰再拜賛者承傳在位者俱再拜謁
者引公卿賛引引諸官出次以奉行畢退復位奉祭
禮曰再拜賛者承傳在位者皆拜謁者引公卿賛引
引諸官各就次以還若須洒掃及芟薙修理即隨事
處分其奉禮郎與謁等應須權摒請准天寶六載八
月勅所管縣及陵官博士助教等充又准開元皇帝
行諸陵即設太牢之饌其公卿朝拜備奉巡撿之礼
並無牲牢元和元年正月禮儀使杜黄裳奏二月公
卿拜諸陵准禮太上皇昇遐准祭天地社稷其拜陵
及諸享祀並合權停制曰可
長慶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吏部奏公卿拜陵通取尚
書省及四品以上清望官中書省及諸司五品以上
清望官及京兆少尹充從之三年正月御史臺奏應
差定拜陵公卿伏請除准式假外如吏部差定奏下
後稱疾患事故者望同臨祭出齋例論罰人應拜陵
公卿正衙辭後並合當日出城迎来回循轉不遵守
動經累日止宿于家受命不恭莫甚于此臣請申明
舊制回事制酌宜計其道程前後辭發奏可

記曰按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則掃除枯朽秋則芟薙繁蕪掃除者當發生之時欲使茂盛也芟薙者當秋殺之時除去擁蔽且慮火災也今巡陵公卿皆持斧擊樹三發謂之告神其為不經一何甚也

唐會要卷第二十

唐會要卷第二十一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暨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寔封四百户

臣王溥纂

緣陵禮物　諸陵雜録　緣陵禮物　諸僭號陵　皇后諸陵議　陪陵名位

舊儀注品物時新將堪供進所司先進太常令尚食相知簡擇仍以滋味與斯物相宜者配之冬魚等凡

五十六品
永徽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有司言謹按献陵三年之
後每朔望上食冬夏至伏臘清明社等節日亦准朔
望上食来月之後改復平常昭陵所司上食請依献
陵故事從之
景龍二年二月太常博士彭景直以為諸陵每日奠
祭乖于古禮上疏謹按三禮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
唯著宗廟月祭之禮故祭法云天下有王建國置都
設為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疎多少之数是故王
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
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正去祧為壇去壇為
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則此礼典明文義可求景
直又按禮論譙周祭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曽
祖祖考皆每月朔望加薦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
祭二祧之廟無月祭此譙周所著與古義礼相祔近
亦無日祭之文今諸陵祭有朔望并節日料則古禮
殷事之義也諸節日猶古薦新之義故鄭玄注礼記
云殷事朔日月半薦新之奠也又註儀禮月朔月半
猶平常之朝夕也大祥之後即四時焉此則古者祭
皆在廟近代以来始初朔望及諸節日祭于陵寢在

廟惟曰時正享及臘為五享前所奏定並依古廟正
文更不旁外傳考據禮經更無日祭惟漢七廟議京
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王皇　皇考各自居陵
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殿日祭于寢月祭于廟時祭
于便殿至元帝時貢禹以為太煩奏請罷郡國廟丞
相韋玄成等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祭奏可議者亦
以祭不欲數〻則黷宜復古禮四時祭于廟丞相匡
衡亦奏七廟迭毁之義帝從之又數復數改劉歆以
為禮去事殺引春秋外傳云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祖
禰則日祭曾祖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
至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以言魏氏三祖及晉皆不
祭于墓至于江右亦不崇園寢及宋齊梁陳其祭無
聞臣以為三礼者不刋之書懸諸日月外傳所記不
與經合不可依憑國家率由典章計論正理模事作
法垂裕將来擇善而行依經為允其諸陵日祭請准
礼停疏奏上謂侍臣曰礼官奏言諸陵准禮不合日
別進食但礼曰人情事有沿革陵寢如昨祇薦是常
乃授日月之期請停朝夕之奠斥覽此奏哀慕增懷
乾陵宜依舊朝晡進奠昭献二陵每日一進必若所
司供辦辛苦可減朕膳以為常式

開元二年四月十五日勑頃者別致鷹狗供奉山陵
至于料度極多費損有乖儀式無益崇嚴其諸陵所
有供奉鷹狗等並宜即停高宗時置三十三年四月献昭
乾定橋恭六陵朔望上食歲冬至寒食各設一祭如
節祭共朔望日相逢依節祭料橋陵除此日外仍每
日進半口羊食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勑其建初啟
運興寧永康四陵每年四時八節委所司別與陵署
相知造食進献
天寶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勑朕纂承丕業肅恭祀事
至于諸節常修薦享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于臣
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摽令式自今以後每至九
月一日薦衣于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仲但夏端
午事無典寔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導人因
親設教變遊衣于漢紀成献服于礼文宜宣示庶僚
令知朕意
大曆十四年九月禮儀使顔真卿奏曰按後漢礼儀
志云古不祭墓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建武
以来関西諸陵但四時特牲祠每帝幸長安諸陵乃
太牢祠自洛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
社臘及四時祠無每日上飯其親陵一所宮人隨鼓

漏理被扰其與洛陽諸陵及親陵降殺不同之文也
又春秋傳曰祖祢則日祭曾高則月祭二祧則時享
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固以親疎相推遠近為制
又祠部式献昭乾定橋恭陵並朔望上食歲及冬至
寒食各設一祭唯橋陵除此日外每日供半口羊充
荐是則玄宗之于親陵與諸陵且有異矣今請元陵
除朔望及節祭外每日更供半口羊充荐准祠部式
供擬泰陵建陵則但朔望及歲冬至寒食伏臘社日
各設一祭每日更不合上食制曰可
元和元年七月礼儀使杜黄裳奏引故事豐陵日祭
崇陵唯朔望節日伏臘各設一祭制可
十五年四月禮儀使奏按禮文令式皇祖以上至太
祖陵寢朔望上食其元日寒食冬至臘社日各設一
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外每日進食今豐陵合停日
祭景陵日祭如式制曰可　其年五月殿中省
奏尚食局供景陵干味食數肉魚肉委　皆肥鮮
掩　之後薰蒸頗極今請移魚肉食于下宮以時進
嚮仍令尚藥局據數以香藥代之勑脯醢猪犢肉等
皆宜以香藥代其酒依舊供用
諸僭號陵

神龍二年四月十二日贈后父故上洛郡王玄正為
豈王廟號褒德陵置六品八品丞各一員常褒人父也
蘇氏曰天寶九年有詔發韋氏冢而平之其時差
長安縣尉薛榮先專知及見銘志發冢日月與葬
日月同舊為陵號榮先又與專知官薛榮先名同
自閉及開元四十五年而兆應若是足表僭溢過
分殃咎宿成有以戒將來暴興者其中寶玉已經
盜發罄矣而柩櫬狼狽徒生嘆嗟又足以誡將來
厚葬者也
三年三月二日制令武氏崇恩廟依舊享祭仍置五
品令七品丞昊順二陵署令丞如太廟其年七月武
崇訓將葬監護使司農少卿趙履溫諷安樂公主奏
依永泰公主例為崇訓造陵制許之給事中盧粲駁
奏曰伏尋陵之稱為本屬皇王及諸君自有國以來
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
越常塋不合引以為名左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
人魯王哀榮之典誠別承恩然國之名器豈可妄假
借比貞觀以來諸王舊例是得豐厚乎勑曰安樂公
主與永泰公主無異緣此特為陵制不煩固執粲又
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于尊極不屬王公以下且魯

王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于守礼之父雍王之墓尚不稱陵豊王則不可曰尚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載于方册或稱之徃典或考目前朝臣歴檢貞觀以来駙馬墓無得稱陵者且人君之礼服絶于朞盖為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爰施及其夫贈之儀哀荣足備其得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者哉又安樂公主承両儀之澤履福禄之源指南山以錫年仰北辰而永庇魯王之葬車服有章加等之儀備有常数塋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為名非所謂垂範將則來作則群辟者也上無以荅竟從粲奏（先是武氏昊陵順陵置守戶五百人梁王三思及魯王崇訓墓各至置守戶六十人又韋氏褒德廟置守戶）景龍三年三月十六日太常博士唐紹上疏曰謹按昊順二陵恩勅特令依舊曰隨前例守戶與昭陵数同又先代帝王陵戶准式二十人今雖外氏特恩亦須附近常典請准式量減取足防閑度無逼上之嫌不失尊崇之道又親王守墓舊制例准得十人梁魯遂加贈不可越于本爵准令贈官用蔭各減正官一等故知贈之與正義有抑揚禮不可踰理須裁制請同親王墓戶各置十人為限又太廟宿衛准配正兵縱令壖内掃除還以其兵應役褒德別廟戶兼配軍

人既益煩勞又虧常典縱使恩加極礼須准太廟汙
隆別置百人亦請停廢疏奏不納至景雲元年七月
一日廢昊陵順陵二名至二年五月五日復昊順二
陵太平公主所請至先天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又廢並稱天
原王墓

皇后諸陵議

大曆十三年七月將葬正懿皇后命起陵寢于章敬
寺後嘗遊幸近地左右莫敢言于是右補闕姚南仲
上疏曰臣聞人宅于家主宅于國夫長安城陛下皇
居也分布十二辰即章敬寺北當帝城寅山之地陛
下本命之所在其可穿鑿興動而建陵墓乎此非所
宜一也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蓋松栢尚靜
靈祇貴幽是以古帝前王之葬后妃莫不憑丘原遠
郊郭夫豈不愛割情而已今則西俯宮闕南迫康莊
事非國經義背神理若使近而可見歿而復生雖在
西宮待之可也如肯月歸土魂無不之章敬之北竟
何所益空勞恩想極乖王度示之兆庶彰于愛垂之
萬代損于明則此非所宜二也夫帝王者居高明燭
幽滯登臺榭候雲物晨鑒東作遐觀夏苗先皇所以
因龍首之岡建望春之殿蓋為此也今若築陵其下

種栢其中森然目前動傷宸慮天心一傷數日不平
天子之尊豈不自惜且匹夫向隅滿堂為之不樂萬
乘不樂國人其可歡心乎伏惟正懿皇后坤德配天
母慈逮下宮六是式九族載和故得家道克昌令聞
不朽陛下所以切軫旒扆久俟蓍龜始謚之以正懿
終待之以昵近臣窈惑焉且皇后生而至賢歿而至
靈豈願以墳之故累陛下聖明哉非所以稱述右德
光被下泉也今國人皆曰正懿皇后之陵邇于城下
者主上將日省而時望焉乃有損于聖德無益于正
懿將欲罷之而反辱之此非所宜三也凡此數事寔
玷大猷天下咸知准臣獻議人皆愛死臣獨愛君伏
惟陛下熟計而取其長也夫以帝王之貴令出惟行
愜意于一時之間校德于十載之後陛下三光同耀
五岳比崇方得偃武靖人登封頌聖一誤于此所傷
寔多臣恐道路是非史官褒貶大明忽虧于掩蝕至
德翻後于堯舜不其惜哉今指事尚遥改卜何害避
當寅之位遠寧神之居抑皇恩之殊眷成正號懿之
美號天下幸甚其疏奏上感悟超加南仲五階賜銀
印朱紱
元和十一年三月莊憲皇太后山陵禮儀使李逢吉

上言昊天上帝五帝方上帝皇帝祇神州社稷之祀
謹按礼記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按周礼及開
元礼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祇
皆出謹按不廢天地之祭謂不敢以卑廢尊也將祭
必作樂者所以降神也苟有所闕則祭不成礼伏請
准元和元年二月勅用樂如舊三年之内不祭宗廟
山陵祔廟後四時饗祀如式制曰可
開成五年二月祭穆宗妃常氏追謚為宜懿太后（武宗母也時後初嗣位後追謚之）初武宗欲啟穆宗陵祔葬中書門下
奏曰園寢已安神道貴靜先陵已二十餘載福陵
近又修崇窈惟孝思足章嚴奉今若載日合祔須啟
二陵或慮聖陵不合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寔有
所疑不移福陵寔合典礼從之乃詔就舊陵增築仍
依舊名曰福陵
會昌五年二月翰林待詔楊士端奏義安殿大行皇
太后陵地准今月五日勅奉先陵准經今年太歲在
乙丑季土王年不宜于　陵相城内興功動土宜于
先陵封外東西北三面有地平穩處別擇置陵吉制
曰可其年三月太常寺博士崔立上言伏准正月二
十九日勅除陵寢外其並約莊憲皇后山陵制度者

伏以莊憲皇后合祔豐陵不別置宮殿今義安皇太
后于先陵東別擇陵地與莊憲皇后祔礼不同其宮
寢并諸色官員等令與詳定官等同商量伏恐合議
建置勑旨宜並不要置

陪陵名位

舊制凡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
右而列墳高四丈以若父祖陪陵子孫從葬者亦如
下三丈以上之若宮人陪葬則陵户為之成墳凡諸陵皆致留守
領甲士與陵令相知巡警左右兆城内禁人無得
葬埋古墳則不毁之

獻陵陪葬名氏

楚國人妃萬氏館陶公主河間
王孝恭襄邑王神符清河王誕韓王元嘉彭王元則
道王元慶鄭王元懿虢王元鳳鄧王元亨徐王元禮
滕王元嬰鄧王元裕魯王元夔霍王元軌江王元祥
密王元曉并州揔管張綸荣國公樊與平原郡公主
長楷譚國公丘和巢國公錢九隴刑部尚書劉德茂
刑部尚書沈叔安

昭陵陪葬名氏

越國太妃燕氏趙國太妃楊氏
紀國太妃韋氏賢妃鄭氏才人徐氏鄭國夫人彭城
郡夫人蜀王愔趙王福紀王慎越王正嗣紀王澄曹
王明蔣王惲清河公主駙馬程知亮晉國公主駙馬

革思安豫章公主駙馬唐善識新興公主駙馬長孫
曦蘭陶陵宮公主駙馬竇懷哲高密公主駙馬段綸
長樂公主駙馬長孫冲遂安公主駙馬王大礼南平
公主駙馬劉玄懿衛陽公主駙馬阿史那社爾新城
公主駙馬韋政舉城陽公主駙馬薛權長廣公主駙
馬楊師道襄城公主駙馬蕭鋭長沙公主駙馬竇盧
讓安康公主駙馬獨孤彦雲臨川公主駙馬周道務
普安公主駙馬史仁表中書令馬周中書令李文本
并南方倩中書令崔敦禮英國公李靖虞國公温彦
博宋國公蕭瑀申國公高士廉梁國公房玄齡鄭國
公魏徵高陽公許敬宗趙國公長孫無忌莒國公唐
儉吏部侍郎馬載戶部尚書李大亮兵部尚書房仁
裕礼部尚書張復徹國子祭酒孔穎達礼部侍郎孔
志約工部侍郎孔元惠太常卿褚亮礼部尚書虞世
南工部尚書閻文德吏部侍郎姜晦太常卿姜皎殿
中監唐嘉會學士姚思濂衛尉卿魏叔玉光禄大夫
姜遠祕書監岑景倩宗正卿李芝芳光禄卿房光義
并原南州別駕　暉咸陽縣　曜衛尉卿房光敏
并男閬州刺史誕清河郡主壻贈鴻臚卿竇廷蘭金
州刺史盧正　洪州刺史吳黑闥晉州刺史裴藝寧

州刺史竇義節衛州刺史蕭鄴吏部郎中馬覬幽州
都督長孫敞原中都督李政明臨淮公李規瑯琊公
王琢常山公李倩千金公李俊中山王李裾汝州別
駕房漸左清道率房恒江夏王道宗雍州長史李弼
夔國公弘基觀國公楊仁恭原州都督史幼虔陝王
府司馬史撝謙芮國公豆盧行業西平郡王李琛簡
州刺史李震安南都督姜簡薛國公阿史那忠鄂國
公尉遲敬德嘉國公周仁護丹陽公李客師鴈門公
梁建方虢國公張士貴胡國公秦叔寶周國公鄭仁
泰將軍薛咄摩大將軍蘇泥熟大將軍漢東公李孟
嘗芮國公盧大將軍尉遲寶琳大將軍阿史那道真
大將軍丘行恭大將軍賀蘭憝大將軍張世師大將
軍許洛仁大將軍張延師大將軍瑯琊王駢大將軍
懷德公于伯億左金吾大將軍梁仁裕大將軍史大
奈大將軍王波利大將軍姜確大將軍可汗阿史那
步員大將軍史奕大將軍李森大將軍阿史那德昌
大將軍公孫雅靖右監門將軍執失善左金吾大將
軍房先忠內侍張阿難橫野軍都督渾大寧于闐王
尉遲光盧國公程知節將軍仇懷古將軍杜君綽將
軍麻仁靖將軍曾何道將軍元仲大將軍豆盧承基

將軍斛斯正貴將軍徐定成將軍康野將軍段志玄
將軍薛萬將軍元思玄將軍李承祖將軍薛承慶右
衛郎將軍尉遲昱左衛郎將姜昕中郎將段存爽天
册府記室薛收右衛大將軍李思摩薩寶王賛普新
羅王女德真初長孫無忌自于昭陵封内先造墳墓
至上元　年九月七日許歸葬
乾陵陪葬名氏　章懷太子賢懿德太子重潤澤
王上金許王素節邠王守禮義陽公主新都公主永
泰公主安興公主特進王及善中書令薛元特進劉
審礼部尚書左僕射豆盧欽望左僕射劉仁軌左衛
將軍李謹行左武衛將軍高侃
定陵陪葬名氏　節愍太子重俊宜城公主長寧
公主城安公主定安公主永壽公主并駙馬韋鐵駙
馬王同皎
橋陵陪葬名氏　惠宣太子業惠莊太子撝惠文
太子範金仙公主梁國公主郕國公主駙馬李思訓
泰陵陪葬名氏　贈陽州大都督高力士
建陵陪葬名氏　尚父邠陽王郭子儀
元陵　無陪葬
崇陵　無陪葬

豐陵　　無陪葬
景陵陪葬名氏　　惠昭太子寧孝明太后鄭氏懿
安太后郭氏賢妃王氏
光陵陪葬名氏　　恭僖太后王氏正獻太后蕭氏
莊陵陪葬名氏　　悼懷太子普
章陵　　無陪葬
端陵陪葬名氏　　賢妃王氏
正陵陪葬名氏　　婕妃柳氏
簡陵　　無陪葬
靖陵　　無陪葬

和陵　　無陪葬
讓皇帝惠陵陪葬名氏　　鄭王筠嗣寧王琳同安
王珣蔡國公主
貞觀八年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檝或定謀帷幄或
推身行陣同濟艱危克成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
漢氏將相陪陵又給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自
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塋
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窆穸之時喪事無闕十一年十
月二日又詔曰諸侯列葬周文陳創其礼大臣陪陵
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漢還奉茂卿之榮夷吾相齊

終託牛山之墓斯蓋往聖垂範前賢遺則存曩昔之
宿心篤始終之大義也皇運之初時逢交泰謀臣武
將等先朝特蒙顧遇者自今以後身薨之日所司宜
即以聞並于献陵左側賜以墓地并給園東秘器二
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詔曰周室姬公陪于畢陌漢
廷蕭相附彼高園寵錫墳塋聞諸前代從窆陵邑信
有舊章蓋以懿戚宗臣類同本之枝幹元功上宰猶
在身之股肱今宜聿遵故寔取譬拱辰庶在鳥耘之
地無虧魚水之道宜令所司于昭陵南左右廂封量
取地仍即標誌疆域擬為塋所以賜功臣其有父祖
陪陵子孫欲来從塋者亦宜聽許
永徽六年詔其祖父先陪献陵子孫欲隨葬亦宜聽
許
元和九年五月左金吾衛大將軍郭釗奏亡祖故尚
父子儀陪葬建陵欲于墳所種植楸松勑如遇年月
通便陵寢修營宜令所司計其栽種

諸陵雜録

讓皇帝惠陵　在京兆府奉先縣界天寶元年正
月葬
承天皇帝順陵　在京兆府咸陽縣界大曆三年四

月七日葬
殤帝無陵號　在京兆府武功縣
孝敬皇帝恭陵　在河南府緱氏縣界上元二年八
月十九日葬初修陵蒲州刺史李仲寂充使將成而
以玄宮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遽欲改拆之留役滑澤
等州丁夫數千人過期不遣丁夫恚苦夜中投塼瓦
以擊當作官燒營而逃遂遣司農卿韋机續成其功
机始于隧道左右開便房四所以貯明器于是樽節
禮物校量功程不改玄宮及期而就
奉天皇帝齊陵　在京兆府昭應縣界元年建寅
月六日葬
宣意太后韋氏福陵　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惠安太后王氏壽陵　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元昭皇后鼂氏慶陵　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昭宗太后王氏安陵　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怠隱太子建成陵　在京兆府長安縣界
恭懿太子沿陵　在京兆府長安縣界
昭靜太子邈陵　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文敬太子諒陵　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惠昭太子寧陵　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莊恪太子永陵　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恭安太子倚陵　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永徽三年四月進獻昭二陵令為從五品丞為從七品

景龍二年三月十一日勅諸陵所使來往宜令所支預科所須送納陵署仍令署官撿校隨事供擬不得差百户私備支承

開元二年昭成皇后靖陵在洛陽上令舅希璀往樹碑上曰其須取第一手遂令魏知古宣旨令中書侍郎蘇頲為碑文頲曰極言帝王及后禮無神道碑近則天皇后崇尚家代猶不敢稱碑刻為述聖紀且事不師古動不合法若靖陵獨建即陛下祖宗之陵皆須追建上從其言而止

二十三年十二月三日勅諸陵便至先立封封内有舊墳墓不可移改自今以後不得更有埋葬大曆十四年十月代宗山陵靈駕發引上號送于承天門見輼輬不當道指丁未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故不敢當道上號泣言曰安有往靈駕而謀身利乃命直午而行

元正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勅諸陵栢城四面合各三

里内不得葬如三里内一里外舊塋須合祔者任移
他處
元和元年十二月太常奏隱太子章懷懿德節愍惠
莊惠文惠靖恭昭靖凡太子陵代數已遠官額空存
今請除陵户外並停從之二年正月停諸陵留守四
年閏三月二十八日勑諸陵臺令每季集宜令正衙
辭見八年七月宗正卿至詞奏永康興寧順三陵及
諸太子陵並詣三百步外任人興墓從之十五年二
月山陵使奏准崇陵例當使合置副使兩員李翺官
是宗卿職奉陵寢按行陵地公事已終便請兼充副
使專于陵所勾當從之
大和八年七月大雨雹定陵東廊下地裂一百三十
七尺深五尺詔宗正卿李仍叔啟告修塞
會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勑節文諸陵栢裁令後每
至歲首委有司于正月二月七月八月四箇月内擇
動土利便之日先下奉陵諸縣分明榜示百姓至時
與設法栽植畢日縣司與守塋使同點檢據數牒報
典折本户税錢
文德元年僖宗晏駕以左僕射平章事孔緯充山陵
使祔廟畢准故事不入廟上遺中使日赴延英合令

依舊視事

唐會要卷第二十一

唐會要卷第二十二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暨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寔封四百户臣王溥纂

社稷　祀風師雨師雷師壽星等

岳瀆　前代帝王　龍池壇

社稷

舊儀注祭犧牲不得捶朴傷殞死則埋之若有創病者別卜

武德九年正月親祀太社記曰吉日惟戊親祠太社
率從百僚以祈五穀令既南畝敘載東作方興州縣
致祀宜盡祇肅四方之人咸勤殖藝別其姓類命為
宗社京邑庶士臺省群官里閈相從共遵社法以時
供祀各申祈報具立節文明為典制
咸亨五年三月十日詔春秋二社本以祈農比聞除
此之外別立當宗及邑義諸色等社遠集人衆別有
聚歛遞相承糾浪有徵求雖于吉凶之家小有畢助
在于百姓非無勞擾自今以後宜令官司禁斷
神龍元年五月詔于東都建置太社禮部尚書祝欽
明問禮官博士曰周礼田主各用所宜之木今太社
主用石何也礼官太常少卿韋叔夏國子司業郭山
暉太常博士張齊賢尹知章議曰春秋傳曰君以軍
行　社釁鼓祝奉以從書曰不用命戮于社之主蓋
用石為之奉謂將行也是鄭玄以社主用石崔靈恩
三禮義宗曰社之神用石以土地所主最為寔故用
石也又呂氏春秋云殷人之礼其社用石後魏書云
天平四年四月太社石主遷于社宮是社主用石古
有明說周礼田主各用所宜之木者彼謂人間之社
非太社也又檢舊社主長今尺六寸方一尺六寸付

禮官博士等議其制度礼官韋叔夏等又議曰社主
制度長短在礼無文且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
事則社之神主可載而行今詳議以為主既可載明
非過重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韓詩外傳云
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是土數故壇方
五丈其社主望准五數長五尺准陰之二數方二尺
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半以根在
土中而本末均也則神道設教法象有憑其尺請用
古尺又檢舊社稷壇方四方設以方色雉中央數尺
以黃土韋叔夏等又議曰韓詩外傳云天子太社廣
五尺各分置四方色訖上冒以黃土說者云冒以黃
土者象王者覆被四方據此則合用黃土遍覆壇上
今檢舊壇之上亦備方色雉中央數尺飾以黃土則
是覆被之道有所不及既乖舊制望請准古改造是于
以方色飾壇之四面及四陛其上則以黃土覆之祝
欽明又建議曰周頌載芟篇叙日春籍田而祈社稷
也礼記天子為籍千畝諸侯籍百畝即此緣有籍田
自為立社王社侯社曰此有名卿大夫以下無籍田
所以成群置社籍田壇祭止是王社往者直云籍田
近日改名先農之祭不知王社根本魏代妄設三牢

群說紛紜乍毀乍立晉氏徒云省廢不知仍在籍田千畝共迷其日固久不詳經典致此諠譁今者創立社稷理宜政名典故請改儀注及式將先農以為帝社使人聽不感古義具存移前代之末學表當今之準繩豈不美歟諸礼官審加詳議礼官韋叔夏博士張齊賢等議田謹按祭法云王者立大社然王社所祭之處書傳無文漢書郊祀志漢興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于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臣瓚云案高紀立漢社稷所謂太社也時又有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祠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光武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魏以官稷為帝社故摯虞議曰魏氏故事立大社帝社是也晉初或廢或置皆不言當時所置之處或云兩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皇甫氏並云王社在籍田引詩籍田而祈社稷為證本謹案衛宋漢舊義春始東耕于籍田官祀先農則神農也又五更要義云立壇于田所以祠先農壇之制度如壇魏秦議云風伯雨師靈星先農與社稷為國之六神晉大始四年上耕于東郊以太牢祀先農又周隋舊儀及皇庙新禮先農皆祭帝神農配以后稷是則皇社先農其

来自遠各在祀典不可合而為一今欲崇立帝社實
會禮經望于籍田之中別立帝社帝稷配以禹棄則
先農帝社兩祠咸秩協載芟之義符祭法之文祝欽
明又議曰籍田之祭本是王社承前若祠先農共是
勾龍后稷烈山之子亦謂之農周棄繼之皆祀為稷
共工之子后土王名湯既勝夏欲遷不可社稷主祭
唯此二神祭法所載祀典皆自皇帝以下羲農二皇
不列常祀豈有社稷祭上取炎皇正經典籍曾無此
語膚淺諸儒妄為曲說假如蜡主先穡鄭玄云若神
農徒見易之揉木即云若神農耳如其遠推遂古磨
蜄在神農前將為先穡有何不可此亦鄭之謬妄不
尋祭法根源後儒守株即以為定始立社稷祈報唯
祭共工烈山神農来報大功何不遠取祈報即明三
皇以上朴畧洪荒帝王之道無取為教魏秦靜者又
何知社稷先農妄分為二且六宗之義先儒猶且紛
然六神之言秦靜憑何分析習俗迷謬殊不可依豈
有一籍田中置四壇墠先農王社同貫異名一種后
稷勾龍道更無形影分祭四牢徒費豈是爾爰其羊
又言漢祀禹神此義更殊未得若將禹平水土功大
勾龍成湯革夏社時何不替勾龍祀周棄既將易

夏禹寧可獨遺漢德不逮殷湯祀禹無乃為諂後王
更無遵用明其一時謬僻禮官今欲效僻張禹無乃
迂于前以王社沒于先農欲依祀典正號今乃更加
兩祀亦恐剌謬增多退傳禮官更重詳度其依經
勿據俗儒于是韋叔夏張齊賢等又奏曰謹按經典
無先農之文語記祭法云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先儒
以為其社在籍田之中詩在芟云春籍田而祈社稷
是也永徽年中猶名籍田垂拱以後刪定始改為先
農與社未是一人妄有改張以惑人聽其先農壇請
改為帝社壇以應禮記王社之義其祭先農禮改為
帝社禮准令用孟春吉亥祀后土以勾龍氏配之從
之于是改先農壇為帝社壇于帝社壇西置帝社壇
禮同太社太稷其壇不備方色所以異于太社也至
開元定禮除章稷之議祀神農氏于壇上以后稷配
至今以為常典也
開元十九年正月二十日勑普天率土崇德報功饗
祀惟殷封割滋廣非可以全惠養之道協靈祇之心
其春秋二時社及釋奠天下諸州府縣等並停牲牢
惟用酒脯務存修潔足展誠敬自今以為常式至二
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勑春秋祈報郡縣常礼比不

用牲豈云血祭陰祀貴臭神何以歆自今以後州縣
祭祀特以牲牢宜依常式其年六月二十八日勑大
祀中祀及州縣社稷依式合用牲牢餘並用酒脯至
正元五年九月十二日國子祭酒包佶奏春祭社稷
准礼天子社稷皆太牢至大曆六年十月三日勑中
祀少牢社稷是中祀至今未改勑旨宜准礼用太牢
天寶元年九月九日勑社為九王之尊稷乃五穀之
長春祈秋報祀典視尊如聞祭官祗事不全備礼朕
永惟典故務在潔誠俾官吏之盡心庶蒼生之蒙福
今後祭官等庶事之間陪宜精潔兩京委御史臺諸
郡委採訪使有違犯者其録聞奏其社壇側近仍禁
樵牧其百姓私社亦宜與官社同日致祭所由檢校
三載二月十四日詔社稷列為中祀頗紊大猷自今
以後社稷及日月五星並升為大祀仍以四時致祭
諸星為中祀長慶三年正月祠部員外充太常礼院
修撰王彦威奏謹按礼云社者神地之道也郊特牲
而社稷太牢鄭玄以為國中之神莫貴于社故前古
為大祀至天宝三載二月十四日勑云祭祀之典以
陳至敬名或不正是相奪倫況社稷享祐百代蒙福
列為中祀頗紊大猷自今以後昇為大祀爾後曰循

又依開元禮為中祀然而牲用太牢太尉揖行事祭之日不坐並是大祠之義　知列為中祀是因循謬謨教人報本未極崇嚴有因之儀唯此厭屈今請准勑昇為大祠庶合禮中從之開成五年十一月吏部奏准四年正月詔書大祠並差三品以上官充祭太社大稷揖司徒司空並合差三品官行事伏緣請司三品官員額絶少其中或有假故無官可差其每年祭太稷揖司徒司空請准舊例取左右庶子少詹事及諸司少卿監通揖制可

祀風師雨師雷師及壽星等

天寶四載七月二十七日勑風伯雨師濟時育物謂之小祀頗紊彝倫去載衆星以為中祀永言此義固合同升自今以後並宜升入中祀仍令諸郡各置一壇因春秋祭祀之日同申享祠至九月十六日勑諸郡風伯壇請置在社壇之東雨師壇在社壇之西各稍北三數十步其壇卑小于社壇造其祀風伯請用立春後丑祀雨師立夏後申祀所祭各請用羊一籩豆各十簠簋俎一酒三斗應緣祭須一物已並以當群公廨社利充如無即以當處官物充其祭官准祭社例取太守以下充五載四月十七日詔曰發生振

蟄雷為其始畫卦陳象威物效靈氣寔本于陰陽功大施于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于常祠唯此震雷木登于羣望其以後每祭雨師宜以雷師同壇祭共牲別置祭器至正元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詔問礼官其風師雷師祝版署訖合拜否太常博士陸淳奏曰以是小祠准禮又無至尊親祭之文今雖請御署校詳經據並無拜礼詔曰風師雨師為中祠有烈祖成命況在風雨至切蒼生今礼雖無文朕當屈已再拜以申子育之意仍永為常式本是小祀開元禮無樂章及寶以来嘗借天帝樂章用之本太常卿董晉奏請補其闕至正元六年五月十四日詔祕書監包佶補之

雨師亦准此風師壇舊在通地門外道北二里正元三年閏五月二十一日以宮城喧呼廢于宿敬又近章敬寺恐神靈不安詔有司于滻水東擇地移之其年七月二十一日遣太常少卿裴郁致祭告移之

四年四月詔有司自開元以来升風師雨師為中祀假郊廟樂章未奏撰遂令于邵等分撰之六年五月以風師雨師武成王等樂章付有司施行之

元和十五年太常礼院奏来年正月三日皇帝有事于南郊同日立春後丑祀風師按周禮大宗伯宮猶以燎祀風師鄭玄云風箕星也故令礼立春後丑于城東北就箕星之位為壇祭之礼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有神咸秩箕星從祀之位在壇之地三等伏以皇

帝有事南郊徧祭之義百神咸在其五方帝并日月
神州以下緣對昊天上帝皇帝祇尊不得申並為從
祀悉無上公行事并御署祝版之儀風師既是星神
厭降之儀便當陪祭如非遇郊祀其特祭如常儀
開元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有上封事者言月令云
八月日會于壽星祠于大社壇享之勑曰宜令所司
特置壽星壇常以千秋節日修其祀典二十六日勑
壽星壇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常式

嶽瀆

武德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親祠華岳舊儀嶽瀆以上
祝版御署訖北面再拜證聖元年有司上言曰伏以
天子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于礼應有再拜之儀
謹按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無拜公侯之禮
臣愚以為夫尊卑之序其日月以上請依舊儀五岳
以下署而不拜制可之
開元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勑霍山宜崇飾祠廟秩
視諸侯蠲山下十户以為洒掃晉州刺史春秋致祭
二十五年十月八日勑三時不害百穀用成遂使京
坻遍于天下和平之氣既無遠而不通禋祀之典亦
有祈而必報宜令中書令李林甫等分祭郊廟社稷

尚書左丞相裴耀卿等分祭五岳四瀆至二十八年十月三日勑感而遂通神之鑒也祈而必報礼之經也今農以畢功歲則太稔京坻之積寰海攸同用陳蠲潔之薦以答明靈之祉宜令侍中牛仙客等分祭郊廟社稷岳瀆等其四海四鎮及名山岳瀆使有道路由過者亦宜便祭至天寶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詔令歲西成頗為善熟宜令光禄卿嗣鄭王希言等分祭五岳其四瀆名山並委所由郡長官擇日致祭至天寶七載十一月十七日朕祗肅郊祀祈在三農冀幽賛之有憑必昭報而無闕宜令工部尚書郭虛己等分祭五岳四瀆八載九月三十日詔稼穡豐穰群官樂業思崇聖秩用展虔誠宜令崇正卿襃信王璆分祭五岳四瀆又至天寶十載二月二十一日遣嗣吳王祗等分祭五岳四瀆具行册礼至元二年八月詔太常卿裴郁等十人各就方鎮祭岳瀆等舊礼皆因郊祀望而祭之天寶中始有遣使祈福之祀至德中又加西嶽金天王中嶽中天王及諸岳瀆王公之號今用遣使之禮非正也其年五月十五日太常卿董晉奏五岳四瀆伏准開元禮每年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其祝版並合御署自上元元年中祠小祠

一切權停自後回循不請御署其祝版欲至饗祭日
所司准呈先進取御署附驛發遣勑旨宜依仍委所
司每至時先奏附中使送往十二年二月太常博士
裴堪奏謹按舊儀嶽瀆以祝版御署訖北面再拜証
聖元年有司上言曰伏以王者父天而母地兄日而
姊月于礼應有再拜之儀謹按五嶽視諸侯之禮其
日月以上請依舊儀五岳以下署而不拜制可至元
修礼五岳四瀆皇帝無親祭禮儀其祝文皆云嗣天
子某謹遣某官敢昭告于某岳某瀆之神讀訖皆申
再拜祭五龍神但云獻官再拜此則有司行事皆有
拜文今臣與禮官等通詳典制整辨所宜　聞禮擬
于時議則求古無文可質正者則推類以明之臣愚
以為三才之尊各申所極尊有所統礼亦宜差若無
比視何以辨等故礼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
餘山川視伯子男議者以岳瀆既比公侯則礼如人
臣矣其于祭也則人君不合有拜臣之儀謹按五經
通義云星辰　月五岳四瀆皆　地之別神從官也
因郊而祭者緣天地之意亦欲及之也又礼記云非
其臣則答拜鄭玄主云不臣人之臣也則星辰嶽瀆
既是天地從官恐人君不得如公侯之禮而臣下之

也何以言之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星辰視昆弟
岳瀆視公侯以此明之星辰岳瀆是天地之臣也秩
視人臣也陛下與天地為子遣使申祭恐不合令受
天父母地從官之拜宜有以答之故開元禮祭岳瀆
祝文皇帝稱名又云謹遣于義有必拜之文是國家
著禮以明神為敬不以臣下為礼以臣等所見並請
依證聖元年定制有司行事須申拜禮

前代帝王

顯慶二年七月十一日太尉長孫無忌議曰謹按祭
法云聖王之制禮也法施于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
則祀之又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功烈于人及日月星
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典祀准此帝王合與日
月同例常加祭享義在報功爰及隋代並尊師典其
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及今多行秦漢故事始
皇無道所以弃之漢高興章法垂于後自隋以上亦
在祠例大唐稽古垂化罔羅前典唯此一礼咸秩未
申令新禮及今無祭先代帝王之文今請幸遵故寔
修附禮文令三年一祭仍以仲春之月祭唐堯于平
陽以契配之祭虞舜于河東以皐陶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

殷湯于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酆以太公配祭武王于鎬
以周公召公配祭漢祖于長陵以蕭何配詔可麟德二年車駕東
幸將封岱嶽十一月至滎陽　祭紀信墓追贈驃騎
大將軍
開元二十一年正月一日詔自古聖帝明王岳瀆海
鎮用牲牢餘並以酒脯充奠祀其年十一月六日雲
州置魏孝文帝祠堂有司以時享祭州有魏故明堂遺趾乃于其上
置廟焉
天寶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追尊皐陶為德明皇帝涼
武昭王為興聖皇帝各與立廟每歲四季月享祭至
寶應年禮儀使杜鴻漸請停四時享獻三載五月二
十二日置周文王廟以同德十人四時配享六歲正
月十一日勑三皇五帝創物垂範永言龜鏡宜有欽
崇三皇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軒轅以風后力牧配五帝少昊
以蓐收配顓頊以玄冥配高辛以祝融配唐堯以羲和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其
擇日及置廟地量事營立其樂器請用宮懸祭請用
少牢仍以春秋二時致享共置令丞令太常寺檢校
七載五月十三日詔上古之君存諸氏號雖事先書
契而道著皇王緬懷厥功寧王咸秩其三皇以前帝
王宜于京城內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

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
料及樂請准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二時享祭歷代帝
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廟享祭仍取
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享夏禹王都安邑（今夏縣以虞伯益秩常伯夷配）殷王湯都亳（今穀縣以阿衡伊尹左相仲虺配）周文王
都酆（今咸陽縣先有廟以師鬻熊齊太公望配之）周武王都鎬請入文王
廟同享（太師周公太保召公配）秦始皇帝都咸陽（丞相李斯將軍王翦配）
漢高祖起沛（今彭城縣太傅張良相國蕭何配）後漢光武皇帝起南
陽（司徒鄧禹將軍耿弇配）魏武皇帝都鄴（侍中荀彧太尉鍾繇配）晉武帝
都故洛陽（司空張華將軍羊祜配）後魏道武皇帝起雲中（太尉長孫
嵩尚書崔玄伯配）周文帝起文翊（尚書蘇焯大將軍于謹配）隋文帝封隋
漢東（僕射高熲大將軍賀若弼配）今郡縣長官春秋二時擇日潔
盛蔬饌時菓配酒脯潔誠致祭其忠臣義士孝婦烈
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
殷相傅說（汲郡）殷太師箕子（汲郡）宋公微子（睢陽）殷少師
比干（汲郡）齊相管夷吾（濟南）晉卿羊舌叔向（絳郡）魯卿季
孫行父（郡）鄭卿東里子產（滎陽）燕上將軍樂毅（上谷郡）
趙卿藺相如（趙郡）楚三閭大夫屈原（長沙郡）漢大將霍光
（平陽郡）漢太傅蕭望之（萬年縣）漢丞相邴吉（魯郡）蜀丞相諸
葛亮（南陽郡）以上忠臣一十六人周太王子吳太伯（吳郡）

伯夷叔齊並東郡河吳延陵季札郡丹陽魏將段干木郡陝齊
高士魯仲連郡濟南楚大夫申包胥郡富水漢將軍紀信
郡華陽以上義士八人周太王妃太姜郡新平周王季妃
太任郡扶風周文王妃太姒張安縣配享文王之廟魯大夫妻敬
姜郡鄒孟軻母郡陳宣孝婦郡睢陽曹世叔妻大家扶風
郡以上孝婦七人周宣王齊姜郡長沙衛太子恭姜郡汲
楚莊樊姬郡富水楚昭王女郡富水宋公伯姬郡睢陽梁宣
高行郡陳留齊杞梁妻郡濟南趙將趙括母郡趙漢成帝
班婕妤郡扶風漢元帝馮昭儀郡咸陽漢太傅王陵母郡彭城
郡漢御史大夫張湯母郡萬年漢河尹嚴延年母郡東海
縣以上烈女一十四人並令郡縣長
漢淳于緹縈郡濟南以上烈女一十四人並令郡縣長
官春秋二時擇日准前致祭歷代帝王廟每所差側
近人不課戶四人有闕續填仍關戶部處分至十二
載七月二十八日有勅停廢九載十一月十六日周
武王漢高祖于京城京內　置一廟并置官吏
正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國正奏皇室仙系修崇靈路
請于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華上宮露臺天地
三婆父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蝸皇等祠堂并
置洒掃宮戶一百人又于縣之南義扶國故湫置祠
堂並許之昭應縣令梁鎮上疏其畧曰天地婆父祀

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天地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又夫湫者龍之窟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螻蟻之匹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存何必崇飾祠宇豐潔奠　其三皇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已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饗祀其湫既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當更為天地建立祖宗廟臣並請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羲女媧等既先各有廟望于本祠依禮齋祭制曰可

大曆五年四月鄜坊節度使臧希讓上言坊州軒轅皇帝陵闕請置廟四時饗祭列于祀典詔從之

永泰二年五月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兩京充掃除從刺史元結所請也

元和十四年正月勑周文王武王祠宇在咸陽縣宜令有司精加修飾

天祐二年六月十五日封楚三閭大夫屈原為昭靈侯舜帝二妃祠為懿節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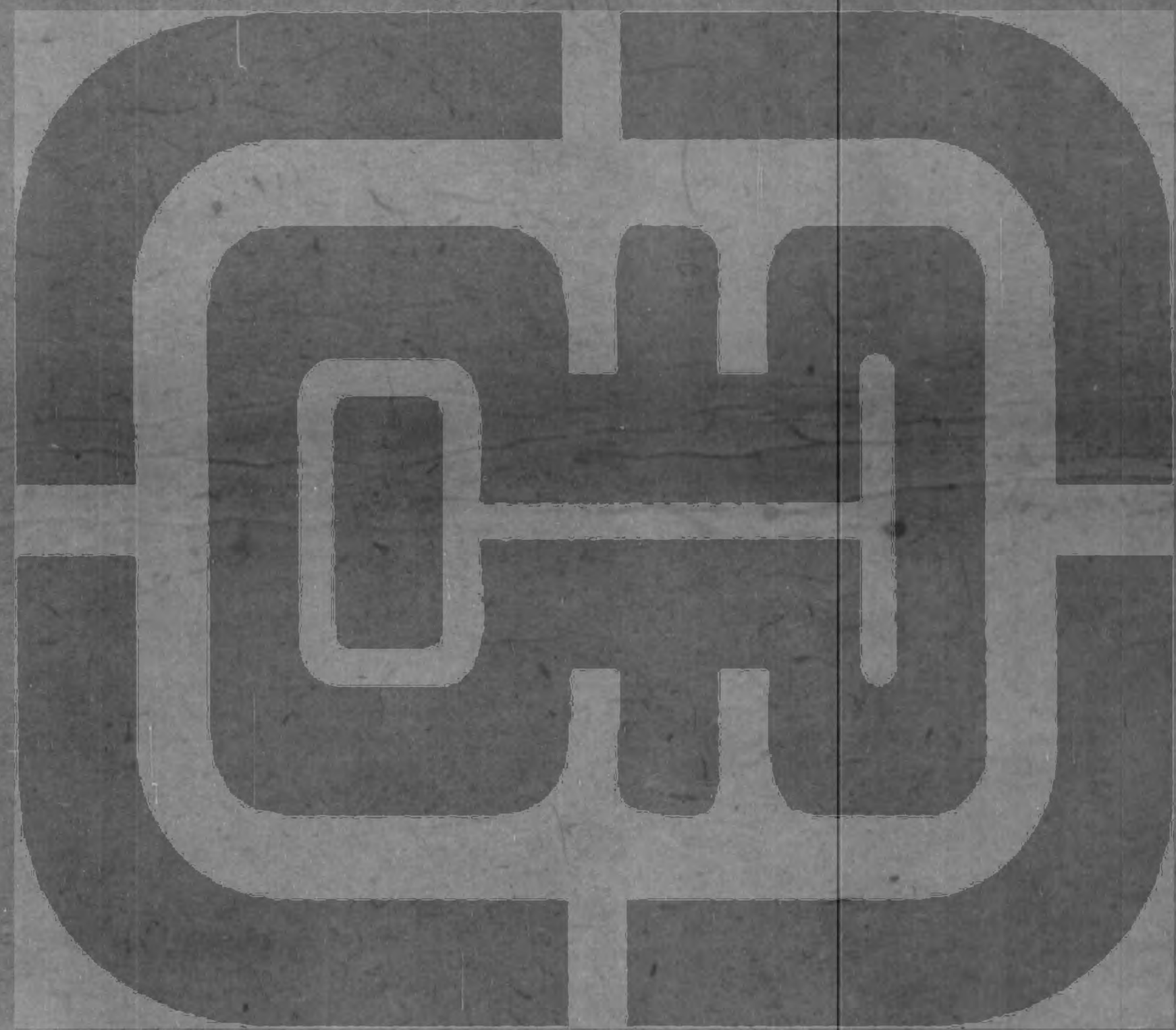
龍池壇

開元二年閏二月詔令祠龍池六月四日右拾遺蔡孚獻龍池篇公卿以下一百三十篇太常寺考其詞

合音律者為龍池篇樂章共録十首紫微令姚元崇右拾遺蔡季太府少卿沈佺期黄門侍郎盧懷慎殿中監姜皎吏部尚書崔日用紫微侍郎蘇頲黄門侍郎李義工部侍郎姜晦兵部侍郎裴崔等文為樂章十六年詔置壇及祠堂每仲春將祭則奏之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有龍見于興慶池曰祀而見也勑太常卿韋縚草祭儀縚奏曰臣謹按周禮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發祭曰能出雲為風雨者皆曰神龍者四靈之畜亦百物也能為雲雨亦曰神也礼有公食大夫饗之文即生曰食亦曰饗矣其饗之日合用仲春之月易曰震為龍震者東方春用于時二月也饗之法請用二月有司筮日池傍設壇官致齋設籩豆如祭雨師之儀以龍致雨也其牲用少牢樂用鼗鐘奏姑洗歌南吕鄭玄云風師雨師及小祀用此樂凡六變者三變而致鱗物今享龍亦請三變舞用　舞樽用散酒以一献周礼曰凡祭郡小祀用之也詔從之

二十三年五月一日宗子請率月俸于興慶宮建龍池聖德頌以紀符命望令皇太子中書令張九齡礼部尚書李林甫充檢校使從之五日宗子請令寧王憲題額侍中裴耀卿充摸勒使至天宝二年五月五日又皇建立殿中監裴信王璆撰文皇太子書并題額

正元六年六月復祭五龍壇

元和十二年四月上以自春以來時雨未降正陽之月可雩祀遂幸興慶宮堂祈雨忽有[illegible]鷁浮沉水際群類翼從左右咸異之俄而不見方悟龍神之變化遂相率蹈舞稱慶後大雨果下

唐會要卷第二十二